

永樂大典

卷二千九百七十
九

永樂大典

卷二九七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九 九真

人

知人

書臯陶謨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淵泉日記在知人在安民窮千古亘萬世之明謨也論語堯曰章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朱公遠四書通旨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或曰右明知人之本視其所以章為政存乎人者莫良於昨

子章雖美上父在觀其志章為政觀過斯知仁矣章里人始吾於人也章公治論篇是與章先進君子不可小知章望公衆惡之必察焉章望公鄉

人皆好之何如章子路好名之人能諫于來之國章蓋以下右明觀人之道愚謂自知言而言之則知言可以知人自觀人而言之則容貌辭氣

乃觀人之一節故孔子於論篇猶有疑蓋子謂聽其言而又以觀其眸子也又知言知人是泛言其理聽言觀行是因宰我而言之唐書劉蕡策

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龔臯樂庵語錄但愚我不知人不忠人不知我四凶不知舜舜知四凶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少正卯不知孔子孔子知少正卯黃氏日抄不知其人而使之不集事則均受不才之名各以其長易地使之皆以才稱胡五峯知言知人之道驗

之以事而觀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胡五峯集某聞諸先君子曰知人之哲無過於堯有言丹朱可登庸者已知

器訟有言共工若予來者已知其象恭有言伯鯀可治水者已知其方命有言舜可遜以位者則曰俞聞之矣妻舜以二女觀其刑家二女嬭虞瞽

叟底豫而家齊乃命以位觀其治國五典克從百揆時叙四門穆穆而國治納于大麓使大錄萬幾之政觀其平天下無烈風雷雨之迷天地之和

應而天下平然後授以帝位此事理之次不可易者也司馬子長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吁安得此淺陋之言哉夫

處己之難莫難於正心誠意處物之難莫難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觀其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知其意誠心正與天地參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使人

山林川澤豈所以試乎且烈風雷雨非可期者也諛若不過堯將遂無知其聖耶此真齊求野人之語高于長不容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故

君子於大詞有滯者取其理與意可矣諸子瓊書穆公觀百里奚拔牛而知其為君子說苑右道秦穆公使賈人載益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穀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今有可其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說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責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簡子內省而外知人說於君道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人實壁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吾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行滌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亦成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諫言仲尼猶難於求索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影警人罕察識故胡亥也終外趙高之奸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吳私曰若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欺匪與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宋成曰夫似者道也微淺故易知吳私曰嗚呼人之難知也右能參之

水樂大典卷二十九百七十九

二

以若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也王莽寒浞之為也豈能歸政哉故曰左難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左曰見玉象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少微通鑑班彪王命論曰漢高祖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容齊隨筆漢祖至南郡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進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忠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為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為莫及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上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差與為伍唐倫贊太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為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倫猶熊羆之與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寘蕭房於帷幄中拔茅采進則珠玉無蹕而至矣西漢書兒寬傳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咲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張橫浦心傳舒或問漢武帝如何

主先生曰英主也識霍光於不移步處識金日磾於不轉眄處此二人皆有定力果能成大事容齋五筆霍光事武帝但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人侍左右雖以小心謹飭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旦位諸百寮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磾以胡人不降沒入官養馬上因遊宴見馬於造次頃刻間異其為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為光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為未能盡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為難也官龜鑑丙吉病馬宣帝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敦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吉薨徵用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東漢書宋弘傳宋弘子則為鄆陵令亦有名速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為知人續後漢書王昶傳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伯父柔字并優父澤字季道少時聞郭林宗知人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對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柔至北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 蔣濟傳建安十四年民有誣告濟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三

為謀叛主率者操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亦從理出之經達堂分門故事趙壹字元叔往造河南尹羊陟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談至曠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素逢共稱薦之若勳京師士大夫望其風采湖泉日記龐士元至吳顧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邵安其言而親之續談助教云小說何顯妙有知人之鑑初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顯顯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為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出與凡傳異有知人之鑑在房州日龐統為半英雄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汝南中正周裴表稱許邵高節遺風與郭林宗李元禮盧子幹陳仲弓齊名劭持有知人之鑒自漢中葉以來其狀人取士援引扶持進導招致則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亂斷寬濔捷虛名誠未有如劭之鑑也嘗以簡別清濁為務有一士失其所便謂投之潢汙雖負薪抱關之類吐一善言未嘗不有尋究欣然兄子政常抵掌擊節自以為不及遠矣劭幼時謝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箠子昭憤責之子年十五六為縣小吏劭一

見便云汝南第三士也此可保之彼果有令名少幼則傳抱朴子祛惑篇
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識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
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晉書王
雅傳雅字茂達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孝武帝以道子無社稷
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
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
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包容執自是之操
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若委
以連率之重旋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
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
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華譚傳譚為野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
曹而廷掾張廷為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為廬江
廷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世
說新語王夷甫父人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
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
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

水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四

者必此子也晉陽狄曰夷甫父有簡書射兒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弟
羊祜甲陳平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
必將以威名處當世大位然敗公傷化者必此人也郝超與謝玄不善符
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半類秦書曰符堅守水固武
都氐人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識文改曰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
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
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術小兒行戲不與時邪
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太亂伯父健及
父破西入關健嘗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
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偕帝號死子生立西恭厚世殺之而王堅
堅立十五年遷長樂公丕攻汝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東流百萬水陸
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
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危日入宅也于時朝議
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
府見使才皆盡雖復履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
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區善中興書于時及賊臣或謂張

永樂大典

卷二九七九

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軒起聞而笑曰。史達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來中鳴雲露平。還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祀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慮之以為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為典軍校尉。父維。冀州刺史。王隱嘗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世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北史周本紀。文帝至并州。齊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宇文弼傳。弼仕周累遷。吏部推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為知人。唐會要。武德七年。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年選人之內。豈無才用者。卿可簡試。將來欲廉之好爵。於是銳以旅行成。張知運等數人應命。時以為知人。隋唐嘉話。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為與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石僕射。房位至司徒。兼政三十餘載。張橫浦心傳。錄先生云。房玄齡杜如晦。在隋時俱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曰。僕聞人多矣。未見有如此郎者。見

永樂大典卷二十九百七十九

五

如晦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器。俱以子孫托之。若以容貌見異。此持一技之精。未容遽託。以後二公平日所為。而較孝基之言。雖不必容貌。固可坐想其非常人。孝基所見。必其人事中有卓然異人者。于孫之託。未易輕云也。孝基宣鬻術之士。以是為託于孫之道哉。亦察其必有以耳。唐贈王珪字珣。季父頌。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會玄齡等過其家。喜曰。二公公輔才。汝貴不疑。春瓊字封。寶為隋將。未護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禭吊之。史怪曰。弔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貧賤耶。新唐書李勣傳。勣拔黎陽倉。就食者眾。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崑。咸引見。財內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勣知人。裴行儉傳。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劇。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沉嘿。可至今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晉。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為世名將。傑。秦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江夏王道宗傳。貞觀十四年。復拜道宗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

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耻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德度浪土猜貳其功勳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 婁師德字宗仁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 席豫傳豫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令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錦繡萬花谷安祿山自范陽入秦九齡謂同列曰亂幽州者必是胡也其後從張守珪失利九齡判曰豫直出軍必誅將賞孫武行今猶戮官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請斬之玄宗惜其勇曰豈以王夷甫識石勒耶後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感定錄唐語林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遂李抱真盧杞陸贄張弘請李蕃皆云並為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弘靖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唐贈李珣字待價甫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寇學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 呂誼知杜鴻漸元載才薦于朝後皆為宰相 鮑方字子真正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郾等世美方知人新唐書吳武陵傳李愬節度唐鄧吳武陵薦李景儉王德儉智沉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續世說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諭還憲宗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帝尤歎度之知人南郡新書韋夏卿善知人道逢再從弟執讓從弟渠平及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為郎官蒞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謂執讓曰必為宰相善保其末謂渠平曰弟當別承主上恩而速貴為公卿謂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皆如其言唐語林夏卿不經方鎮唯上於未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隨皇甫崖州鑄皆為宰相張尚書實陔給事平仲衛大夫中行李常侍翔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知名矣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及故弊君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富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憂蹇者鞭撲之裴公益以為奇其人乃張建封也新唐書牛僧孺傳僧孺以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

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能而於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其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十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諳知人繇是遂以相五代史李穀事周世宗爲宰相時扈載以文知名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之久而朴以問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庠議者以穀能知人朴能薦士澠水燕譚錄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爲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者翕然名重於世嘗有詩贈請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侍及孫僅外復有丁謂侍更爲何未幾何僅連勝狀元謂亦中甲科先生之知人也如此宋史劉濤傳清泰初中書舍人盧導受詔主文將鎖宿濤力薦薛居正以爲文章器業必至台輔導取人後果爲相世稱其知人雲谷雜記太宗天姿超絕識見夔異非秦漢以下帝王所可及至於知人不但灼見其賢否其榮悴壽夭皆迹於一見嘗顧錢若水謂左右曰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才力有餘朕只疑其岸部促隘若至大用恐逾迫之至道初爲同知樞密院事後知并州薨年方四十四賞黃中罷參知政事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

師太宗謂侍臣曰朕念黃中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曰蘇易簡之母亦如之暨黃中卒母果無恙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夏出夷等李沆入玉堂後於易簡一旦先除參政而以易簡爲承旨賜資與沆等易簡不甚悅上謂之曰欲正舊典先合用卿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問望乃先用沆宜無歎蓋知其數之促也易簡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詞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太陽之向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三人者悉如所料又熙寧元年呂溱爲京尹上殿時府推官周約隨趨於後神宗忽問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臣不敢強時呂公神彩氣焰略無少虧將退又問周約見呂溱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溱似亦無事呂出殿門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溱如何周曰龍圖容彩安靜無自疑也後數日果感疾遽不起豈識鑿之妙得於家傳故同符如此宋史列傳富言者呂蒙正容也一日白曰見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今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擢也後擢兩人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趙善瑤自警編冠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

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李文正公防常期。王文正公且必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未封西祀亦不能救也。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其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執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省罷權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八

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畧叙一二。魏庭濟美集梅侍讀詢以大雅。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為濠州。既被命。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溫故耳。文正曰。待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既去。怏怏益不平。未幾差博士呂夷簡。通判濠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呂夷簡來也。會讀書梅前。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它日與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以為過言。其後王沂公召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後山陰嚴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為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楊文公以為然。謂王陽休山立宗廟器也。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問宋祁曰。孫奭馮元有子孫在朝否。祁曰。與子瑜為崇文院檢討。元子謚監。內衣庫帝問其材行何如。祁以實對。帝曰。二人名儒。莫尤淳正。宋軒筆錄。劉沆為集賢相。欲以刁約為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允。一日劉作奏劄于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奇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

永樂大典

卷二九七九

都而不敢以約薦焉。歐陽公歸田錄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與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澠水燕譚錄慶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韓公為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惟快。祖洙先生石守道作聖德詩曰。惟仲淹獨一夔一高。又曰。琦以魁礪。豈視唐樞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富范為宋之名臣。而魏公定冊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也。燕語考異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尔。夏文莊公知新州。龐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水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為異。張康節文昇曰。樞密。況出處雖不同。其微時皆文莊所薦也。趙善瑤自警編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舉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也蓄不深。發心卷。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韓魏公自長

永樂大典卷二九七九

九

安人親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陸辭曰。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熙寧二年富弼自亳州被初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道留宿。富公未見坐久之。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倪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涑水記聞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冠嘗與眾同見諫議大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於人不款曲。眾容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唯為顯官。當立盛名於世。遂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堯夫云。西齋話記。廡使錢公若水善知人。太尉王公旦始直史館。錢已同知樞密院。每見而歎曰。王公他日窮極富貴。世無與比。翰林學士李宗諤新登第。大有聲望。皆謂可繼其先相國之躅。錢公云。李王文行何官不作。而怨不

滿五十歲。咸平中錢為工部侍郎知開封府李與梁顥趙安仁並命掌錢云。三舍人將來皆不及趙。其後李梁並終翰林學士。諫議大夫李平四十九。惟趙參預政事。官至右丞。壽六十一。曲酒舊開周茂叔居瀘溪前草名士多賦瀘溪詩。茂叔能知人。二程從父兄南遊時方十餘歲。茂叔愛其端異。謂人曰。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為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以未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素所學而從之者。建安尤盛。王性之黜記王荆公於楊真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晏元獻為樞密使。上十人往謝。晏公俟衆人退。獨留荆公。再三謂曰。廷評乃殊鄉里。久聞德行。鄉評之美。况殊備位執政。而鄉人之賢者。取高科。實預榮焉。又休沐日相邀。一飯荆公唯唯。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約飯。會甚慙慙也。比往。待遇極至。飯罷。又延坐。謂荆公曰。鄉人他日名位如珠。坐處為之有餘矣。且歎慕之。又數十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晏公泛謂荆公曰。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嘆曰。晏公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荆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此事。且曰。當時我大不以為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與之為敵。不保其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

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復不知能容於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為之言也。言行龜鑑。陳忠肅公嘗語人曰。蔡京他日必大用。但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首。遂攻其惡。京致情懇。以甘言啖之。公曰。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攻之愈力。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世未知其非也。公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聞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如服公為首。龜云。呂獻可為御史中丞。熙寧間。王介甫初參知政事。神考方屬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大。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講。適英問亦將起。贊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長命下之日。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之曰。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但傷勿遽。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

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
及顧可緩耶未幾置三司條例司介甫門下躁進諛語之士悉為僚屬始
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百姓騷然向之議者始嘆服公之先見溫公每
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安石為相行新法置條例
司拜司馬公樞密副使公力辭至六七卒不受命則以書勸安石忠信之
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
快一旦失勢必有責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
氏者惠卿也小人本以勢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
安石上言告其罪苟可以復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嘉
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蘇明允獨曰吾知其不
久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一篇比之王衍盧杞終必為天
下禍張安道時為水旨言安石言偽而辨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介
甫深怨之前語陽秋王介甫蘇子瞻皆為歐陽文忠公所拔公一見二人
便知其他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吟予尚在後未誰與子爭先
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遊此人放出一頭地
當是時二人俱未有聲而公知之於未遇之時如此所以為一世文宗也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十一

熙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賦與子由第年甚少未有
知者家有八老叢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敢羽莫不飲
呈文章則二蘇少年時已擅文價矣注乎裕鶴胎編范文正公四子長
日純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達時為指使皆禮異之又教狄以左傳兼
府得人多所為達趙善璋自營編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
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開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
而親跡者且自謂平主人罕見其用心處自小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說
施出處先後本不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
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持歷清要至為宰相遂致退居略相似馬皇
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道其名
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
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劉公嘉話錄文人曰大司徒杜公
見張弘靖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文人曰元伯和季騰騰弟準
王縉于某時人謂之四凶劉宗經執經兄弟八元數名臣言行錄呂正
獻公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一編紙書當世名士姓
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于希哲曰當世

善士無不用者獨不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夢溪筆談。或文肅為尚書右
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
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
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為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
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送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
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絳。具言所以。絳亦不論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
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嘗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
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
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絳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
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
遂不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詩
為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為館職。有詔俟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
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
師。文肅聞人物多如此。不復扶他術。由前善聞。查道善人物。知許昌日。張
文懿罷射洪令。歸闕。過之一見。大悅。以書薦于楊大年。大年。今諸子列拜
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末。但恨老朽不見。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十二

君富貴耳。其後果如其言。宋史。陳遵傳。嘗為王安中。呂頤浩。張惲。謝克家。何
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知人。張致遠傳。高宗朝。趙鼎再相。嘗謂其客曰。
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輩。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
識者謂鼎為知人云。張浚傳。浚薦虞允文。汪應辰。五十朋。劉珙等為名
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
事。任辛。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云。戊辰。修史。傳工部侍郎。在
與之言。巧。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
人。移書廟堂。欲因其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游官
紀聞。鄱陽張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提刑
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解見並詣議事堂。太子
封劄于奉。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
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邁奏
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瑛者。觀其人材。儘做
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却恐他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瑛是
臣鄉人。故參知政事。壽之子。其人誠如聖訓。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
音。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週知之。如是而陞下一見。即盡其平

永樂大典

卷二九七九

生可謂玉質上笑而領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既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妙處也張南軒語錄先生問一官負對云甚圓轉先生曰言機巧之害對云才圓轉使人機巧先生云某向來多被俊快人誤今雖得朴魯不妨對云才圓然後求勁馬服然後求良士必誠慤而後求智能苟無誠慤之心而有智能譬虎狼不可近也先生云甚然甚然對云士罕有不以兒女之志望人者假如人未見先生必須迎合只是起脚處有病先生云此等也是難保對云義利未辨底人直是不可保雖然此等亦在駢駕但不必預備緩急以被展仗足矣先生曰此等也是不必預備對云知人一事非知道不能因舉論語愚不知人孟子我知言誦詩讀書必觀其人之句云某持此方畧彼此參較近亦有省先生云為學法當如此淵泉日記呂麗澤以韓士龍陳君舉喜事誠知人也雖唯暇語于齊初應舉時行其大卷有所謂中誤者大為昌黎韓公愈所賞以詩贈之云并穴五色羽其名為鳳凰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祥風宵寐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嫌旦死千載聞其老吾君亦勤理遲于一未附其見獎重如此公復為廷譽於主司以是子齊之聲譽於廷右矣會為主司所擢公論大盛公皆嗟久之人為之賦為驥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十三

之章其辭曰駕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刀小苦易制價微不難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米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驥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倚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為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高丘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饑食玉山木渴飲醴泉涼問誰能為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夫子乘之極遐服王良執其轡造父扶其鞵因論天外事恍惚令人愁駕駘與驥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驥驥不敢言依徊但垂頭人皆劣驥驥共以駕駘優喟余獨與嘆才命不同溝壑詩同心子為我商聲詎老圃曰全量之於多寡非所受則不能容丈尺之於長短非所準則不能度故無仲尼則微生可以言直矣中旅可以言剛矣柳下季不得為介矣孤竹君之二子不得以言廉矣是以士誠自脩也而時或莫之知則有淫阮而不聞白黑混淆孰猶而孰蕙卒然而得為世之士加至誠由直道以少振其撓顧不快歟余嘗諷韓之二詩三復熟讀而不能去手興感所至則往往為之墮睫吁後未嘗復有如斯人耶齊東野語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馮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曾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許以元宰之賞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素李之術持眼

乃高閩人多故亦史傳所載以為名談近日如史忠獻彌遠趙忠肅方亦
 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中初官襄陽戶曹方需遠
 次適鄉里有佃客解后致死者官府連逮急甚欲未援於忠獻而莫能自
 適遂寅緣轉聞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棠陽闕以
 尚需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陳賅時為京西閩子中拜謝
 因及前事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聞
 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于異日當捷我捐也其後信然又趙
 葵南仲適列廬州日崔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于堂見合人闕侯呼
 召於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廷八少開會食且出
 兩金盃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獎之次至趙即舉二盃盡投城炭中香
 露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送客命大往官伴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
 既而出劉知滄州填見闕即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于此焉又趙
 忠肅開京西閩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臺參劾素瘠瘁
 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伴執師弟子禮酌踴躍不
 自安傍觀怪之即日免衙參等禮以行復命諸子饒之前道且各出雲華
 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清因清矣恐寒薄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十四

耳公笑曰非爾所知縱寒薄不失為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頗
 其長徒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宰次語文仲范曰汝須開闢恐無
 結果三哥蔡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
 危再興不協泣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趙勝必死於危再興之手吉相公
 保全時京西施滯上危人名本詳偶在傍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疑陣危
 再興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錦繡萬花谷孔恂及齊王攸識劉元
 海必亂許劭知曹操為亂世之姦雄滿船知王敦必反王衍識石勒將為
 天下患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王叔文知劉闢必亂蜀呂晦知王安石
 必誤天下陳瓘識蔡京為國家賊天下之大賊尚意雖論宗知人之難
 麟出而人以為瑞狐狸入室則人以為妖矣鵲鳴而人以為吉羣鴉噪庭
 則人以為凶矣夫啼馬而走喙馬而鳴疑若無與於人而妖祥吉凶人亦
 能卜之者彼有聽屋厚荆南靳尚之互言而耳不能聽雅鄭視陸贄裴延
 齡之繼進而目不能皂白者此獨何如遼史列傳王繼忠進楚王賜國姓
 上嘗燕飲議以肖合卓為北院樞密使繼忠曰合卓雖有刀筆才暗於大
 體肖敵烈才行無備可任上不納竟用合卓及道合卓伐高麗艦中為行
 軍副部署攻興化鎮月餘不下師遂上謂明於知人余史粘割幹特利傳

幹持利性溫厚醜藉嘗為丞相於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謂宰相曰良弼
善知人如幹持利華才真可用也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元史虞集傳
馬祖常為御史中丞龔伯璉遊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
是子雖有小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家
設宴酒半出為積求集著因拒之祖常不樂而
罷伯璉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七十九

十五